

第一次挣钱

张良在宋顿中学上学后,没有觉得中学的学习像我们讲的那样有意思;我们也觉得学校的教学很单调,没有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教育的质量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高。他放学回家后,不是看书就是看电视,或是用计算机,即使在初中的最后两年上 GCSE 课程时,回家后也难得有家庭作业。好在他很少玩计算机游戏,觉得玩计算机游戏没有意思,特别是玩同样的游戏更没有意思。

从宋顿中学到我们家的途中有一个图书馆,除周三和星期天,每天都开门。张良放学后经过那儿时,图书馆还没有关门,所以他总是在那儿借书。他在宋顿中学读书的范围比在曼思桥小学时要大得多,除了文学书外,也开始读其他方面的书,包括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我们很高兴他喜欢读书,特别是课外书。

那时,宋顿中学的计算机系统已经联网,但是学校没有网站。张良打算组织几个同学给宋顿中学建立一个网站。我自己没有建过网站,看见他整天在计算机上忙,不知道他建网站的进展怎样。一两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动静,我想他们知识还是不够,没有能力独立建网站,也就不再过问了。

两个多月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网址,让我在大学的计算机上看,原来他们给宋顿中学建的网站已经完成了。这个网站介绍他们学校的情况和最近的活动,他自封为网站的编辑,有他的照片,副编辑是他在宋顿中学时最好的同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学麦克。他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这个网站上。按当时的标准,他们的网站还算不错,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好,可功能不少,用起来也很方便。

不幸的是,他们的网站很快被宋顿中学的校长知道了。校长勒令他们撤销这个网站,或改成个人网站。校长要对学校的声誉负责,不放心让几个学生办一个校方网站。结果,他们不得不把那个刚建成的学校网站改成了个人网站,即

使改成了个人网站,他们也感到很自豪,同学们都刮目相看。虽然他们想办学校网站的愿望没有实现,这件事却促使学校很快办了一个校方的网站,由一个老师负责。更重要的是,建网站的事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自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干大事”。

除了网站外,他还学编写程序和其他与计算机有关的知识。十四岁时,一个在南安普顿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告诉他,一个高中学生想请人辅导她,完成她的计算机作业。她想请人教她写一个数据库,作为她计算机课考试的一部分。这个中国留学生知道张良会写数据库,问他想不想干。还特地告诉张良,这个高中学生家里愿意付钱作为报酬。

后来张良用了两周的课余时间帮她写了一个数据库,然后通过网络,教会她如何使用这个数据库,最后那个高中学生通过了计算机课考试。作为回报,那个高中学生的家长给了张良二百英镑。这是张良有生以来,第一次挣的钱,所以很兴奋。这笔钱是通过那个中国留学生转交的,所以张良始终没有见过这个高中学生和她的家长。我们用这二百英镑给他开了一个儿童储蓄的账号,没有想到这个账号,他一直用到现在。

在宋顿中学除了上实践课外,学校也组织实习。张良参加了两周学校组织的实习,争取到了去 IBM 这个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他去的公司是 IBM 在英国最大的研究院,一个初中学生在 IBM 的研究院什么也干不了,但是他大开眼界。那段时间,回到家后他总是谈 IBM 的事情。

胡须问题

大集中以前,功德林只有黄维留着胡须。大集中以后,功德林出现了一支胡须队伍。来自武汉的张淦、莫德宏等人,以清一色的胡须与黄维为伍;来自济南的庞镜塘,亦以总共不到 36 根的胡须进入“美髯公”之列。

胡须本来可以增添将军的威风,可是在这里,胡须基本上失去了装饰的意义。如果说它并不是多余的,那么它的作用不在外表而在内心。

大集中的时候,庞镜塘伸出手来与旧友相见,可是他的旧友却缩回手去问一声:“你是谁?”庞镜塘捋着胡须自报大名之后,笑着补上一句:“和过去一模一样的庞镜塘。”旧友们劝他把胡须剃了算了——照规矩犯人是剃光头的——能够留下头发就算不错了,何必得寸进尺?庞镜塘摇着双手道:“不能剃,不能剃!”他在公开场合解释说,他怀念他的妻子(庞妻在台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发誓不见妻子不剃须;他在私下场合吐露说,他的胡须是吃国民党的饭长出来的,无事捋捋胡须,亦可聊以自慰。

庞镜塘留胡须的用意,虽然是他以后自己大胆暴露出来的,但是当时已引起他人的警惕。宋希濂分析说,开初他仅以为胡须意味着颓唐,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十倍:胡须是连接国民党的纽带,是抵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红缨。辛亥革命之所以要剪掉辫子,就在于去除旧时代的赘疣。因此,宋希濂认为,国民党战犯在脱胎换骨之前,必须先要把皮肉打扫干净。

宋希濂在功德林发起了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一个斗胡须运动。斗争的目标当然不止是庞镜塘的那把胡须。实际上庞镜塘的胡须并不多,而且剃得最快,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胡须仅仅是宋希濂手中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究竟系在谁的胡须上,目下人们尚不得而知。

刘嘉树这段时间没有心思打桥牌。他的胡须无疑增加了他的头部的重量。此时他正用双手托住脑袋横躺在大通铺上。他暗自思忖道,为了应付时变,程潜可以不顾自己国

替人传话

裘毕正请吃中饭,他从来请客就豪爽,讲究好地方、高价位。许半夏现在节食,很不想喝热值很高的酒,可还是必须喝。没想到裘毕正一坐下就递上一个与冯遇那儿一模一样的讲义夹给许半夏,生气地道:“小许,你帮我看看这些,这算什么话,我对郭启东算是仁至义尽了,安家费一给就是五十万,还给他两成干股,我去年替他算过,他的收入比赵总还高,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在后面这么害我。”

许半夏只有装模作样地看,仔仔细细地把昨天没看到过的细节都看了下来,这才抬头道:“我不是很清楚,这家发票上出现的贸易公司是怎么回事?”

裘毕正立刻就说开了,说的就是冯遇昨天和许半夏说的那些。许半夏只有一边听一边严肃地点头,最后听裘总道:“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前天找律师打听这样做算不算犯罪。算犯罪的话,要不要坐牢。我的律师说,这可以视作职务侵占,可以判他坐牢。可是我不忍心啊,他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好歹合作一场。小许,你说我该怎么办?”

许半夏心想,这哪是不忍心啊,是担心郭启东走后自己管不住那一摊子事吧。但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即使心里怕这怕那,表面上也要装作豁出去的样子,与郭启东比狠,大不了厂子不要也要把你送进去吃几年牢饭,看郭启东还敢不求饶?可惜裘总做不出来,只会这么像祥林嫂一样到处争取舆论的支持。郭启东只怕是早就知道裘毕正前怕狼后怕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虎的德行,所以才敢为所欲为。

许半夏一点都不同情裘毕正,人没本事,那就只有等着被淘汰,所以根本不会想要帮他拿主意。“裘总,我是小字辈,对着郭总说不出话,不如你看看谁比较说得话,又和郭总关系好的,让他们去劝劝郭总。人心都是肉长的,郭总可能只是一时犯糊涂。”

裘毕正道:“小许,你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找谁呢?冯遇他说早八百年就已经不和阿郭说话了,说阿郭

在背后说他是土包子,让他生气。伍建设说他看见阿郭这小白脸就恶心,干脆叫人揍他一顿看他服不服。赵总是最佳人选,可是他刚出差回来,公司里的事情忙得不得了,三个电话一起听,我看了又不好意思再打搅他。现在我与阿郭一句话都没法说,一说就吵架。小许,你就帮我个忙,也不用你劝他,你就传个话给阿郭好不好?”

许半夏正好有事要找郭启东,得把童骁骑那里的运输费给结了,这会人答应裘毕正的话,正好名正言顺与郭启东交往,便点头答应:“裘总,好说,只怕我人微言轻,不会引起郭总重视,不过我会尽力。我等会儿回一下公司,然后立刻就叫郭总去。”

裘毕正这么多日子来终于找到一个肯帮他说话的,感激得不得了,忙端起酒杯非要敬许半夏一杯红酒,许半夏坦然接受了。

既然担负着钦差大臣才有的尚方宝剑,即便是郭启东不愿意搭理,但好歹人心是肉长的,他心里总是有点愧疚的。正好童骁骑昨晚就抱怨过郭启东不上路,付款总是很拖拉,利用郭启东这一点愧疚,总可以讨出拖欠阿郭的运输费来。所以许半夏并没有像对裘毕正说的那样去海边的堆场,而是直接找上童骁骑,问他拿了账。正好高辛夷赖在童骁骑身边,见有好玩的事,非磨着童骁骑跟许半夏说她也要跟着去,他们虽然说得小声,但许半夏能没听见?见童骁骑一脸为难,便一笑,拎了野猫的领子出去。

上车后,许半夏就道:“郭启东好色,你不许乱插嘴,免得引他生了什么坏心思。”

生殖中心

老宋给樊松子联系了一位心理医生。每周一次,一个小时的心理咨询,也就是聊天。

第一次、第二次,老宋请了假,陪樊松子去医院。樊松子进去后,他在外面等。第三次,樊松子说,你总请假不好,我自己去吧,又不是小孩子,做过的姐的人想迷路都不容易。可樊松子偏偏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那扇挂着“心理咨询室”牌子的门。她楼上楼下地转悠,大楼越走越像个迷宫。

最后,樊松子停在了生殖中心门口。

“生殖中心”几个绿色的大字,让樊松子的步子缓下来。她站在那里,有点迷惑。到医院看过这么多次病,她还没听说过有这么个科室。门内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椅子上坐着不少女人。都是些怀了孕的女人吧。樊松子想着,不由走了进去。几道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了樊松子。樊松子顿时紧张起来,赶紧在最末一个椅子上坐下。

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彩色的宣传画。是一个胎儿生长的全过程。最初是浑圆的水泡状,慢慢地显出了眼睛,头的轮廓,分出了身体和四肢,头部越来越饱满,捏成小拳头的手指清晰可见了……胎儿不断变化着,渐渐有了孩子的形态。太奇妙了!樊松子看入了迷。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叫了一个名字,坐在最前面的女人进去了。大家都往前顺了一个位置。只有樊松子没动。她还在看那些气泡一样透明的胎儿。

“有意思吧,大姐很喜欢孩子吧?这么大年龄了还想生?怕是没办法哟。”一个女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人的声音在樊松子的耳边响起,吓了她一跳。

扭过头,是个穿吊带裙的女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樊松子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又摇摇头。她的眼睛瞟向女人的肚子,看起来平平的。她想起自己怀成成的时候,刚三个月就出怀了,肚子尖尖地挺着。班组长一口咬定是个男孩。

女人满脸的好奇:“大姐多大了?听说年龄越大越难治哟。家里那位很想要吧,男人都一样,总想着有个自己的骨肉。不过,女人没生过孩子也

民党元老的脸面,本人又何必怜惜自己的那把胡须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长胡须可有可无。就这样,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刘嘉树从大通铺上一跃而起,先将胡须断然刮完,后将头发全然剃光。

黄维的须发又长又黑。医书云:“发是血之余。”黄维一变病夫为健将,他不能不为他那心脏之外的躯壳——保卫灵魂的碉堡——的强大抗力而有所“表示”,常常发出由衷的掩藏在胡须里的微笑。黄维曾像农民关注禾苗一样关注着自己的胡须的生长,可是自从他离开那块军人的土地,他就不愿意为浇灌胡须而耗费汗水和心血了。捋捋胡须,现在已经变为黄维的业余爱好。就在庞镜塘、刘嘉树、张淦、莫德宏等人剃掉胡须之后,在众人眼看着宋希濂的导火线即将引起黄维的腮部爆炸之时,黄维又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了两个小时。宋希濂指名点姓一声大喝,黄维站住了,毅然忍痛割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一把 1 尺 5 寸长的胡须。

其实,当年的国民党战场是宽广的,所以功德林将军们的思路也应该是宽广的。当然,在逾越心理的鸿沟的战场上,他们也可能遇见似乎不可逾越的山岗——在进入国民党抗战战场的时候,虽然没有愿意再留长胡须,但是也没有人愿意从这个山岗侧面迂回过去——譬如他们在交代时,内战之页,落笔为“本犯”;八年抗战之页,落笔为“本人”。

如果说,国民党战犯现在集结在一座有待开发的山岗之下,那么,他们将会看到一柄共产党特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山斧。

算不得完整的女人呵。别人看你的眼神都怪怪的,日子过得闹心。”

不等樊松子答话,女人径自说开了。她说自己其实已经成功了,可欢喜了不到两个月,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不小心给感染了,得重新来。她又开始不停地跑医院。好在,检查什么的这次都免了,要不还得受一趟罪。那些检查可烦琐了。她告诉樊松子,“这里很多女人都治很多年了。喏,那个头发挽起来的,怀了几胎都流了,医生说是习惯性流产。孩子总是保不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穿红衣裳的,从白马镇来的,看了两年了。蹲在墙角的是她男人。”女人将嘴靠近樊松子的耳边:“听说问题出在男人身上。可女人肚子鼓不起来,别人可不说男人不行,只说你这个女人有问题,没本事。女人呵,生来就是受苦的命。特别是大龄产妇……”女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妥,表情尴尬地住了嘴。

这时,樊松子的手机响了。是老宋。老宋显得很着急:“你在哪儿?医生说你还不到。”“我在生殖中心。”“你跑到生殖中心干吗?”“我,我迷路了。”樊松子压低嗓门,握着电话走出来。她感觉到女人表情惊诧地望着她。

老宋似乎松了一口气。“那好,你在那儿等着,别走动。我让医院的导诊护士过来找你。”

挂了电话,樊松子回过头,望着“生殖中心”几个绿色的大字,原来这里不是孩子的地方,而是让那些怀不上孩子的人怀上孩子的地方。

樊松子第一次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人在为没有孩子苦恼。